神话里的龙女爱情

冷枫

提到龙，很多人联想到的是龙行有雨、龙生九子、龙状图腾等。其实在中国古代很多关于龙的神话故事里有一独特类型——龙女的爱情。一涉及爱情，百姓们自然喜闻乐见，故而将它们改编成各种戏曲进行演绎。作为一枚戏迷，龙年新春时节正好应景讲讲该题材的国粹雅韵。

被称为“中国第二大剧种”的越剧中，有一出由越剧表演艺术家竺水招老师主演的《柳毅传书》，是“竺派”艺术的代表性剧目。该剧曾在1962年被搬上大银幕，之后成为经典。直到今天，《柳毅传书》仍是南京市越剧团的镇团之宝及“竺派”小生们的开蒙戏、看家戏。

在《柳毅传书》中，竺水招不仅为观众展示了清雅动人、韵味古朴的唱腔功夫，云舒云卷、出神入化的水袖技巧，且其出尘飘逸的俊雅扮相，更是活脱脱一个从唐传奇里走出来的君子形象。

此戏源于唐人李朝威“傲绝千古的单篇传奇”《柳毅传》。原著中出现了不少龙的形象：有宽厚持重却略显懦弱的洞庭君，有暴烈勇猛并疾恶如仇的钱塘君，还有含蓄多情且腼腆温柔的龙女。

龙女这个形象，在《柳毅传书》一开始，丝毫不见水界公主的高贵气度。她被夫婿泾河小龙虐待，于泾河岸边凄苦牧羊，俨然就是民间所嫁非人、逆来顺受的妇女形象。但在戏的后半段，她于龙宫再见柳毅，已是一派“芙蓉不及美人妆，水殿风来珠翠香”的艳丽容光。虽在“湖滨惜别”一折中遭到了不肯因“施恩图报”的柳毅拒婚，但历经磨难的龙女此时心志已今非昔比，她大胆违拗了父母要其嫁给“濯锦小儿”的命令，化身“范阳卢氏”，得偿所愿，与柳毅留下了一段仙凡相配的佳话。

黄梅戏名家马兰和黄新德合作过一出在当时家喻户晓的戏曲电影《龙女》。该片导演乃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扬名影坛的宁波籍导演兼演员舒适。

成名很早的马兰女士，在剧中饰演龙女云花公主，之前她演绎的多为前辈留下的《女驸马》《天仙配》等老戏。

《龙女》是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推出的原创戏。讲述龙女云花来凡间采摘鲜果为父王祝寿，无意间邂逅了正打算进京赶考的书生姜文玉。两人都具有忧民疾苦的慈悲，同时互生情愫，便以一枚玉珊瑚为证，订下终身，约好一个月后在京城相见。云花本以为宠爱自己的龙王会答应这桩婚事，孰料龙君闻言大怒。云花为践盟誓，甘愿剐去一身龙鳞，贬为凡间女子。幸而龙后爱女心切，助她成了当朝丞相的义女。一个月后，姜文玉已高中状元被皇帝指婚丞相之女，可他并不知新娘就是云花，再三推脱。云花动容之余，剐鳞之痛复发。一直迷恋云花的黑蛟出现，想乘机杀掉姜文玉。幸亏龙后及时赶到，斥退黑蛟，保得云花再无疼痛，长驻人间。

同样是龙女，云花对爱情的态度尤其执着。毕竟剐鳞，是去掉“龙”这个物种最具标志性的体征。但为了爱，她义无反顾，在所不惜！

《张羽煮海》的传说，被多剧种改编后搬上舞台。笔者较熟悉的是越剧大师尹桂芳的第一代高足尹小芳老师主演的版本。故事情节读者们耳熟能详：潮州有一书生，姓张名羽字伯腾，寓居于东海边的石佛寺中，偶因琴声和龙王之女琼莲公主相识相爱。琼莲为拒天龙之婚，被关入鲛人洞。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张羽，情深且勇敢。他遍访蓬莱，在仙人的帮助下，获得三件煮海的宝物，最后救出了公主，两人结为夫妻。要知道：张羽煮的不是湖水、河水，而是在古人眼中滔滔万丈之深的东海。

和前面两个故事中的龙女相比，琼莲公主特点突出。洞庭龙女嫁柳毅有很大的感恩成分。云花公主爱书生是惜才怜貌。但琼莲和张羽初识时，两人并非才学和容貌的吸引，而是志趣相投，琴音相寻。我记得戏里“听琴”一折中，尹小芳老师有几句极好听的唱腔，抒发了张羽得遇知音的无限欣喜：“疏喇喇，恰似晚风落万松。响潺潺，分明是流水绝涧中。这分明是我试谱的鱼龙曲，却为何，竟在这仙客指下弄？适才我，琴思忽断曲未终。她竟然，信手续来，天衣无缝。我只道，子期一去赏音孤。难道说，高山流水今相逢。”这一段，真是词雅、曲美、唱佳、韵浓。而该戏，后来也成了尹小芳老师的代表作之一。

此外，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善拍武侠片、剧情片的香港著名导演胡金铨，早年曾筹拍古典动画片《张羽煮海》。

中国人实在是太爱龙了，所以在这一外形威武狰狞的神物之上赋予了最人间化、平民化、理想化的浪漫爱情想象。谁说龙高在云际，远在天边，蛰居海底，潜藏深渊，它们完全可以拟人化为最美最善最有情的女性，走到我们的生活中。从这个意义而言，其实龙女的爱情就是凡人的爱情，历经曲折之后，终能成为眷属。

习惯带来的“惊喜”

李广华

正月初七，年渐渐远去。

穿上厚羽绒服，戴着棒球帽，又将羽绒服的帽子也一同扣到头上。我沿着霍林河大街朝西走，没几步，羽绒服的帽子便戴不住了。其实北方的天气此刻没那么冷，穿戴多了，有点夸张的感觉。

我们约好，几个人要在11点钟赶到金龙苑小区碰头，一起聊天。节日期间，长久不见的亲人间，最好的亲近方式就是聊天。聊天，不限范围，不只是家长里短，天南海北，什么都聊。

快到指定地点时，我猛然瞥见小区南面的店铺中有个“青年书社”，开始以为是年轻人读书交流的地方，有点书吧的意思。心想：这家的主人必是当下青年，应该很潮，在居民小区院外，又不是闹市区开“书社”，很有情调。

可走近一看，是家书店。

多年来，我养成个习惯，见到书店就挪不动步，总想进去逛逛。

一进门，卖书的问我，需要什么，她可以帮助找找。

“谢谢，不用了，随便翻翻。”我回答。

她便自忙活去了。不一会，飘来煮泡面和火腿肠的味道。

搜索几个书架，随便抽出几本翻看。最后，目光落在“语文”格子上，抽出教育科学出版社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5年中考 3年阅读——课外现代文阅读》一书。据说，此套书籍为教辅材料中的“天花板”。在翻看目录时，一篇文章的标题，闯入我的眼帘——《导游嘎丽娅》。看到这几个字，我长长地舒口气，心里说：终于有结果了。

这是我发表在2020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第七版上的一篇小文。写的是早些年去俄罗斯赤塔州游历，接待我们的导游叫嘎丽娅。那时，她60多岁，还在工作。在交流中，她为我们解答了不少有关俄罗斯历史的问题，还带我们到原始森林去游览。她一边解说，还一边留意路边草丛中生长的蘑菇，见到，便采摘下来。我们一行人也热心地帮她寻找，发现后，立即揪下来递给她。

“不可以这样。”嘎丽娅马上制止道。

“为什么?”

“要用小刀贴着地皮割，这样，蘑菇的根还在，可以继续生长。如果连根拔掉，就再也无法生长了。”嘎丽娅一脸的严肃。

她的举动，让一群人感到有些诧异。说诧异有点轻，简直是受到了一场教育。

好多年过去了，这件事一直在我脑海中盘旋，总有一股写出来的冲动。在博客火热的年代，以此为内容，我写了篇博文，获得不错的点击量。但还是觉得不解渴，凭此文的寓意，还应进一步扩大阅读范围。于是，我按照《人民日报》版面留下的邮箱地址，投稿过去，没过一个月，在国际副刊版发出。

看到报纸，当然是兴奋了。可我心想：这篇文章还应该被转载。

之所以这么认为，并非我贪得无厌。从嘎丽娅的境界看，她一是对待工作极其认真负责，有问必答；二是对大自然的热爱和保护，到了完全自觉的地步。而当下，很多人所缺乏的，恰恰是这两点。她用行动，教育了在场的所有人，给人们做出了表率。

可三年多过去了，没有任何被转发之类的信息传来。

幸好，我这次利用回老家过春节的机会，得闲逛书店，翻到此书，该文章赫然躺在里面，否则还在傻傻地等待。

这有点像古人的一种期盼，征夫离家赴疆场，妻子每日担忧，盼着夫君归来。可春去秋来，杳无音信。殊不知，此时的丈夫早已立功凯旋，于京城做起了大官，博得妻妾成群，而那个傻婆娘，还在苦苦地等待……

逛书店，在我看来是个好习惯，在那里可以翻阅，可以浏览，还可以下手。这让我想起十余年前，有一次去上海，在等地铁时，看到身边开有许多店铺，恰好有个小书店，里面有个摆放新闻书籍的格子。我自然地拐进去，扫一眼，看到一本书脊上写着“百年新闻标题经典——1900—2000”的书。当时，我并未急于动手去抽，而是在书架前作了个判断，里面应该有我的一个标题。抽出一看，果然在1997年份，《种树“种到”联合国》赫然在目，着实让我激动一番。

今年的2月16日，也就是正月初七的上午，天气晴好，在通辽霍林河大街边的“青年书社”里，我又找到了多年前在上海翻书的那种感觉。

这个惊喜，仿佛让整个春节的意义都扩大了。

时光深巷中的天童老街

李佳扬

天童老街，一条蜿蜒在记忆深处的小巷，见证了岁月的流转与变迁。在这里，每一块青石板，每一道风化的墙壁，都似乎有着不愿遗忘的过往。小时候，这条街不过是一处普通的居民区，而今，它已蜕变成为一处历史与现代交融的景点，孩提时被借用场地开设幼儿园，留下奔跑嬉闹童年的太白庙，因为秋日银杏树叶铺满一地的金黄，已然变身为网红打卡的圣地。而同学的父母，也从远方的烟火中归来，开启了他们的农家乐，他们的故事，和那特有的糕点香气，成了天童老街的新传奇。

老街的老，在于记忆中的“老底子”味道，沿着街道漫步，耳边是往来行人的喧嚣，鼻尖是特色糕点的甜香，乌米饭，木莲冻，灰汁团，麻糍，眼前是一家家小店铺的热闹，诉说着时光里的烟火气，街坊乡亲们看到我路过，“侬回来了，来看外婆吗？刚出锅的，拿去吃一口”，带着浓浓乡音的话语熟悉而又亲切。老街的新，在于文旅融合整体打造开发后的新业态，非遗竹根雕馆，山外书店，木作研习社，汉服体验馆，咖啡店，传统融入现代生活，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打卡体验，这一切都让天童老街焕发出新的生机。

繁华背后，我总能捕捉到旧时光的微弱脉动——是老屋的木梁低语，是青石板的沧桑叹息，是那些曾在此奔跑玩耍的童年回忆。变化总是让人矛盾。我喜欢新面貌带来的便利和热闹，却也怀念旧日的静谧和纯真。每当夜幕低垂，华灯初上，天童老街的喧嚣渐渐敛去，我便能听到时光的低语，那是属于过往的歌，深情而又缠绵。

站在这条街的一端，望着那些曾经的同学们，他们的面庞上已经刻画着岁月的痕迹，但眼中闪烁的光芒告诉我，心中的那份对故乡的热爱和执着从未改变。他们的父母，曾为了生活奔波在外，如今回到了这片熟悉的土地，用自家的农产品，用手中的糕点，讲述着一个个温暖人心的故事。

天童老街，不仅仅是一条街道，它是一段历史，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是一幅风景，也是一种生活。它让我们看到，无论世界如何变化，家乡的土地总是温柔的怀抱，召唤着在外的每一个游子。而那些软香糯口的特色糕点，不仅仅是味蕾上的享受，更是情感与记忆的传递者。每一口的甜美，都仿佛在诉说着古老街道的新故事，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天童老街居民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眷恋和崭新的期待。

在这条街上，我学会了聆听，聆听那些由石板缝隙间透出的低语，聆听那些在夜风中回荡的古老祷告，聆听那些在月色下轻轻诉说的家乡情愫。这些声音，或许微小，但却如同心灵的灯塔，指引着我们记住过去，拥抱未来。

天童老街，不只是一条街，它是一段旅程，一次心灵的触摸，一场时光与情感的交响曲。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生活的节奏，感受岁月的温度，也许能够抵达内心的宁静港湾。在这样的夜晚，我愿意成为一个故事的讲述者，悄悄地在耳边低语：天童老街，是一首关于家的诗篇。

春之声

（胡龙召 摄）

买镬记

和风

几个月前，我突然萌发了买一口铁镬的念头。多年来，家里一直使用钢筋锅、不粘锅炒菜，但在食材转化成美味食物的加工过程中，铁铲划伤钢筋锅倒是算了，划伤不粘锅的话等于报废。而且只能使用木铲的不粘锅，严重束缚炒菜技艺的进步。想来想去，大饭店、大酒家的后厨，大多用铁镬烹饪，我们的上一代，也是用生铁镬炒菜烧饭，足见铁镬的源远流长。

一天深夜，我上网查询，得悉某一品牌的铁镬，底深防油溅，镬两边还有三角状小嘴，专门用于倒汤倒水，而且铁镬的手柄长，方便使用，镬盖还用上好的木材制作，打折下来价格一千多块。我摸摸自己的钱包，这个数目掏是掏得出，但如果舍间某人诘问：你花一千多块钱买口铁镬，到底值不值？那时，我咋回答，总要有个充分的理由应付吧。

我又觉得仅仅看网上的介绍是不够的，陆游有诗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不如挤地铁一号线到海晏北路站，探究百货公司的铁镬专卖店。笑容可掬的服务员知悉我的来意后，介绍了铁镬传热快、耐磨损等优点，还全程陪同，随问随答。后来，她看我有些犹豫，说，不买也没关系，我们接待顾客，不是非买不可。现场的体验，坚定了我购买的决心，只是觉得专卖店的铁镬手柄短，不太适合。离开时，服务员加了我的微信，说如在网上找到称心的铁镬，可以联系她找源头商家。

回家的路上，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家里已有四口锅，这铁镬还要不要买？家人会同意吗？我的犹豫不决，就像歌词“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所唱的那样。抓耳挠腮中我在心里对自己吼，买，坚决要买，一大把年纪了，对自己喜欢的东西不要轻言放弃。于是，地铁上我就在网上下单了。

曾经有朋友对我说，他刚退休时，看到上班族一早嚼着粢饭团，急着开车、骑车奔赴单位，而自个儿每天睡到自然醒，别提有多惬意、自在。但日子一久，却感到无所事事，空虚、落寞，甚至反应迟钝。我听后自省，是有涯之生有寄托还是浑浑噩噩得过且过，对于退休生活要好好思量一番。

几个和我差不多时间退休的朋友，有的去老年大学学棋琴书画，有的去学合唱歌舞，有的在家含饴弄孙，可惜我不会画画、不懂乐理，去跳广场舞又手脚不利索，找人打牌技艺不够。我也想学清雅之士，在家养点花草、培植盆景，但我会把朋友送的花花草草，从生机盎然莳弄得萎靡不振，这个计划显然也是不成熟的。

思前想后，我这个人爱美食、喜酸甜，早年曾跟一厨师交朋友，观摩他办流水宴的宏大场景。为免费吃到好菜好饭，我装模作样做些简单活，扮成大厨徒弟。厨师朋友倒是教我四根手指排齐，紧贴刀面的切菜招法。果然，此招很棒，多年来我未曾在切菜中发生刀刃割手指的事故。由此，我觉得退休后做一个家庭厨师，乃是人生一乐。

及至退休，买来菜谱阅读，有时还和大厨朋友交流，专心致志为家人炮制美味佳肴。果不其然，爱好和勤奋使我的烹饪技艺有了长足进步。

铁镬快递到家后，我先藏入车棚，趁家人不在时，偷偷拿到灶间，按照提示先用流动的热水洗净镬身，擦干后开小火烘干，然后过油下镬，从内圈到外圈呈螺旋式，使油均匀地分布镬面，如此循环往复多遍，再用厨用纸擦干净，完成开锅。

如何告诉舍间某人，却为难起来。我决定对她灌输铁镬含有铁元素，人体不能缺铁这种理论。谁知刚一开口，她就说，你喜欢就买吧，我不乐意听你的碎碎念。我惊讶，她一定早就忖度到我的小心思……

你好，新年第一跑

冯志军

年前的2月4日是立春，俗语说“春打五九尾，家家迈不开腿”，于我，没这讲究，总觉立春一到，人像刚折的小枝，插进了湿漉漉的软泥感觉暖呼呼的，在黑暗中张开双眼，好奇着周遭的春，身子骨和精神头儿都立起来了，绿起来了，长出颗颗小龅牙，突地笑了……

去江边晨跑，准备活动后，身子热了脚步轻了，心也逐渐开阔。毕竟是年初一，江边的人比往日少，但因了春并不寂寥——鸟儿自在，在树间嬉戏轻唤，也有三五成群在林间穿梭，或在路间踱步，挺着小胸脯腆着圆肚和小狗对视。有老者侧身挥臂甩鱼竿——初一的江水浅，平日少见的滩涂正袒胸露腹。看老者挺胸收腹仰头，身姿挺拔目光悠远，一下接一下志在必得，我犹疑：“你好，有鱼吗?”他回头一笑报以不容置疑的坚定。这时，七八米开外传来一阵欢呼，原是一对父子正从江中拖起条大鱼，鱼竿子卖力，弯得像一触即发的满弓。刚才，我还看到男孩儿一脸不屑地跟在父亲身后，此刻，他一扫先前的不快，像离弦的箭呼啸在空中。生命最终可能一无所获，或像冬的萧瑟不安，但只要坚持，春总会来到。嘿，你好，这三个钓者，是对生命韧度的赞许啊……

不知不觉，跑程已过大半，背脊微汗双颊滚烫。年前刚结束在凉山州的支教，海拔1750米的川地，给了我当地乡民的热忱，独立生活的历练，一颗火热的心和一张赤红的脸。一年半的经历，常使善良越发慈悲，简单更加赤诚，温暖越发热烈。此时，不用照镜子，光凭火辣的太阳、越发轻快的脚步和逐渐规律有力的呼吸，就知道我的脸已很红。有年龄相仿的妇女迎面走来，她被羽绒服深裹着，眉眼瑟缩在帽里，声音遥遥传出：“脸真红，你真健康，跑步太好了。”我笑言：“谢谢，确实好啊。”嘿，你好，坦然接受陌生人赞美，他们的言语是对生命蓬勃的向往啊……

跑完，心头涌上的是自律后的欣喜，我渴望健康就像期盼呼吸的顺畅那般俗常。路边长凳上围坐着几个老妇人，其中一个吸引了我的目光——满头霜雪，脸上却毫无岁月留下的枯叶与刀剑，枣红羽绒外套配褐色绒裤、运动鞋，围巾鲜红，衬得瓜子脸更白皙、笑容更爽朗。再遇时，她正和同龄人疾步快走。我忍不住跑上去，背转身面对她说：“你好，老人家，你的背又薄又挺，像三十几岁的，健康啊。”她笑了，像棵已过壮年的老树，在浅浅的褶皱中藏着因春光来临而焕发的勃勃生机。由衷地对陌生老者给予真诚的赞美，是对夕阳始终仰慕天空的礼赞啊……

江边栏杆，是跑后放松最好的器材，正搁脚，一阵哭声传来，穿开裆裤的小儿，一手面包一手甘蔗，嘴里含着糖，竭力想从祖辈的双手中挣脱出来，含糊不清地哭叫：“要跑，就要跑。”我笑了，放下高高搁起的腿，蹲到孩子跟前：“你好，我们把糖吃完再跑好不好？”他闻言，二话不说，吐了糖，丢了面包和甘蔗，紧握双拳拉开弓步，用目光挑衅我，毫无畏惧蓄势待发。一众旁人，认识的不认识的，都笑了。人生不一定都是坦途，奔跑不一定全然幸福，有平顺有磕绊有欢笑有哭闹。你好啊，小小的新生命，愿你丢弃的是生命的羁绊，奔向的是属于你的春，你的自由和自在……

寒潮刚过，空气中还有雨的戾气，但太阳突然开了，破了云雾和阴霾，照得江水心神荡漾。树们暗绿，在安静中蓄力，准备在春暖时厚积薄发，如我心中写下的心事，隐秘又坚韧；花开得少，只一朵两朵的茶梅，远远的小小的，不委顿。蜡梅香啊，用孤傲和坚持吹响春的号角，是我心中对春的想念吗？绵延不绝震耳欲聋；柳枝发芽还需段时日，她们在风中摇曳，腰肢柔软眼波流转曼妙生姿，和我一起萌发对爱的渴盼。生命多向而丰富，我们付出接纳给予，为一切努力，始终不停步。立春已至春还未到，但不用祈祷，只要秉持着爱只顾向前奔跑。阳光盛情，春很快来到。此时，江面开阔，红彤彤的波光迎合人们的向往，我向光向你扬起脸，热烈淡化了岁月刻下的斑驳和皱纹，只留下灿烂的笑颜。嘿，你好，是爱啊，是爱支撑着我跑向你，跑向我的春光……